

周锐第一人称童话：“我”的意义和局限

□梁燕

“童话”一词在《辞海》中的基本解释是“儿童文学的一种，经过想象、幻想和夸张来塑造艺术形象，反映生活，增进儿童性格的成长”。一般我们印象里，童话是白雪公主，是海的女儿，是非人类，是拟人和想象，让现实中的“我”出现在童话里，这并不稀奇，但若游刃有余，处理得当，则是一件难事。

童话发展到今天，第一人称的童话数量并不少，许多童话作家都尝试让“我”进入童话世界，也出现过一些品质很好的第一人称童话作品。但它的难度也是不言而喻的：作为一种想象的艺术，童话的轻盈和植根在现实中的“我”的沉重某种程度上是相悖的，在现实和想象之间，在沉重与轻盈之间，如何开拓出一片更广阔的空间，周锐为我们做了不懈的努力，并为读者奉献了一大批有分量的好作品。

童话里各种各样的“我”

“我”以怎样的面貌出现在童话里，“我”童话”呈现出怎样的审美效果，这是读者第一关注的问题。在周锐的“我童话”里，“我”呈现出纷繁多彩的面貌。

首先是“我”身份的多种变化。在周锐早期童话里，“我”更热衷于一些醒目的标志。比如职业的不同：《眼泪失踪》中“我”是演员；《古棋》中“我”是象棋协会的副会长；《废墟蜡烛》里我是去探险的学生；《我与一只蚊子的盟约》里“我”是一个驻外大使；《B我消灭A我》里“我”是个警察；《生日点播》里“我”是电台工作人员；《宋街》里“我”是旅游局的职员……身份的不同带来的是故事的差异化，象棋协会的“我”带来的是与象棋有关的故事，探险的学生带来的是探宝寻宝风沙掩埋的废墟的秘密；大使带来了异域的风光；电台工作人员带来的自然是与电台有关的故事……不同的职业带来不同的体验，这是显而易见的。“我”的多样职业化必然带来故事的多样化和新鲜感。

此外，年龄的不同亦是一个很好地规整“我”的身份的角度。在周锐的童话里，“我”大致可以分为两大类年龄的人，一是成年人，一是学生。成人带来的是成人世界的故事，关注的是成人社会热点，而学生的角度则必然带来有点学校和孩子气息的故事。比如《月亮上找到你的笑》，是个渴望和女孩子交往的男孩子，映射着学校里男生女生的交往；《我被枪毙三个月》则是一个英武的警察的视角，对应的故事是更成人的社会的有关法

制的话题；《废墟蜡烛》对应的是生活中渴望冒险的男孩子的想象；《向明星进攻》则是当下追星一族孩子的写照……

“我”的身份的标签里还有性别的变化，男或者女，这也带来叙事角度和叙事节奏的不同。

周锐童话里，时空的改变也带来“我”的变化。在《拯救伶仃草》中，与未来的沟通就把“我”放在了一个更加辽阔的空间里。时空的改变必然改变当下的“我”的思考，并朝向作者设定的意旨走去。

可以说，在周锐的第一人称童话里，职业的变化、时空的变化、性别的变化、年龄的变化，幻化出各种各样的“我”，而我们不能忽视的是，各种各样的“我”里，还有一个更贴近真实世界里的“我”在童话里。这个更加自我的“我”在周锐1997年病后的童话集《出窍》中有更多的表达。这个我从当下的真实出发，投入更多的个人心理和感慨，在更大尺度的现实下进入想象，让作品呈现出不一样的面貌。比如《麻雀与空调》，作者上来就告诉读者：“那时候，我刚动了手术，出院不久，每天起来少，躺着多。妻子上班去了，儿子上学了，我就在家里望天花板。静极了，听见客厅里那盆植物一边吸水，一边长叶子。”在这样的境况下，“我”听到了麻雀的话，借麻雀的口来解释了为什么我可以听到他们说话了，“因为你病了。你们人，在没生病的时候，对什么都不在乎，所以什么都感觉不到。非要到生病来，而且轻病不行，一定要重病。”作者平常地展开故事，不打算故弄玄虚，不愿意绕很多圈子，只是表达在这样的一种心境下个体与童话的近距离或者说是零距离。而《手多手少》则是在一种对自己身体健康的担忧下的一种童话式的调试，如果自己将失去一条手臂，那么“我”得怎样生活？作家从自身状况出发，想象着这个宇宙中还有独臂星和三臂星，于是想象的过程变成自我心理调试的历程，“我”最终带领读者一起抵达生命的坚强。

“我”在童话里的意义

各种各样的“我”带来各种各样的故事，如果说这样的设置主要是一种写作技法上的尝试，这样的尝试首先带来的是阅读上的亲近感。

面对儿童的写作，如何让贴近孩子，让孩子愿意接受，可能有多种途径可以到达。“我”的设置，首先是一种作家全身心投入的姿态和一种与孩子平等沟通的愿望，“我”愿意把“我”的事情讲给你听，“我”的真实可感让读者心理上放松，并勾

起阅读的欲望。在创作谈《我，我，我》中，周锐用两个例子来介绍第一人称和第三人称的效果：“如果你对别人说：‘外国有个人中了彩票，成了百万富翁。’别人不一定很惊讶。但要是你说：‘我在马路边摸奖，一下就摸到个一万元。’不，你只说一千元，或者一百元，人家也会对你瞪大眼睛，‘真的？！’”接着周锐思考曲艺节目里第一人称的运用和妙处，尝试在童话里植入各种各样的“我”。

无疑，这样的“我”带来了亲历性，亲历性带来了亲近感，这是“我”在童话里的第一层意义。

由亲历性带来的，则是现实与想象世界的巨大反差而带来的审美的惊异。《吹牛大王历险记》以“我”的口吻来讲战争中的离奇经历，杀死过鳄鱼，骑过大炮，上过月球，见过奶酪岛……所有这些夸张的想象离奇的情节都冠以“我”的亲身经历，这样的落差带来更大的美学张力，让读者在开始的怀疑中进入，并被这样的夸张和幽默吸引。周锐第一人称童话里，也经常出现这样的倾向于“荒诞”审美效果的作品。《古棋》中“我”要把所谓的“正宗”棋艺发扬光大，和宇航员一直下着一盘只有将和帅的棋局，始终无法结束。这样的夸张在现实里是绝对不可能发生的，但在童话设定的语境下，则成为一种必然。《变身前后》里我和富翁交换了身体，成为超级大胖子，因为不锻炼，富翁把健美运动员的身体很快又变成了一堆肥肉。这样的假设都有它的合理性，沿着一定的合理性童话最大限度地拉大了反差，造成审美上的愉悦感。

“我”的故事贴合着现实，从现实的角度出发，必定给童话带来思考和寓意，这在一定意义上说，是给好玩的故事增加了有分量的内核，是给童话带来可资玩味的意蕴的。《最后一个冬天》是对全球气候变暖的反思，带着一丝伤感的气息。《拯救伶仃草》是对未来物种灭亡的反思；《森林手记》是对人与动物关系的深刻反思……反思带来童话的深度，特别是当这些反思与有趣的情节、不同寻常的想象结合在一起的时候，其带来的效果是不言而喻的。

此外，不能忽视的是，“我”的进入让周锐童话在文体上的拓展更加明显：小说、散文的因素大量进入童话，寓言的意义更加突出，这在一定程度上颠覆了传统童话的概念。周锐的“我”一般不涉及动物，或非人类，他专注于一般意义上的人，发掘人性的力量，揭露人类的弱点，歌颂人心的善，为童话注入更多思考和深度。



散文化的表现在《出窍》中的许多作品里都可以强烈地感觉得到，前面的《麻雀和空调》是一例，《手多手少》中也是这样的叙述：“我读小学的时候，妈妈就常对我说：‘要好好读书，才能考进好的中学；进了好的中学，才容易考上好的大学；从好的大学毕业，才会有好的工作。’我很努力地照妈妈说的做，好不容易在好的大学拿到了文凭，可这时出了点意外，在这意外中我失去了一条手臂。”这样的叙述平淡而真实，故事就在这样的拉家常一样的散文化叙事中展开。为了找到好工作，“我”来到独臂星球，遇到另外的人，体悟到生命的真谛。

对于周锐童话的寓言性我们前面也有所涉及，像《黑底红字》总结出一个深刻的人生教训：要珍惜自己已经拥有的，不能把健康作为交易；《阿牙》是对睡眠问题的行为的批判；《拯救伶仃草》是对自然生态的反思；《炒命》是对当小股民的反思……

文体上的这种变化在《出窍》等更加贴近现实的那个“我”的作品里有更突出的表现。在这一阶段，作家因身体的原因，对自我对生命都有了与以前不一样的思考，他个人经历出发，找到幻想与自我之间的契合点，这样的状况下，文体

的思考成为第二位的，散文的真实，小说的叙述，以及寓言的意味，都糅合在“童话”的名下，让这一时期的童话呈现出一种特别的面貌。

“我”带来的意韵层面上的局限

“我”为周锐童话带来了清新的面貌和阅读快感，同时，“我”也不是万能的，“我”的嵌入也不可避免地在一些童话中显示出局限性。

第一人称的嵌入，因为和现实的贴合，有时候会拉扯到想象的飞翔，让童话的想象缺少轻盈和自然，比如《阿牙》，讲“我”的一个同事的故事，这个同事最大的特点就是“以血还血，以牙还牙”，他不断遇到各种事，而面对各种人和事他都要睚眦必报，想着法子报复回去，寻得平衡。故事的一次次叙述之间是一种平行前进的关系，最后直达寓意：“老头儿劝阿牙把字磨掉。‘没有这些字突起来会好看。’”整篇童话虽然有极度的夸张，但情节都在“设计”的圈子里简单进展，“想象”的因素退位到次要的地步。

“我”的角色设定，是基于现实而来的，周锐的第一人称童话里，有许多童话涉及各种社会现象，剖析人性，反思人类的生存状态等，有一个从现实中的“我”的加入，无疑让作者达成主旨更方便，而同时，因为方便，有些主旨就比较外露。《手多手少》两次星球行，都非常明显地聚拢在作者的意图之下，《用奖杯吃饭的餐厅》有一些新颖的构思，给我们新奇的片段的想象，但最后的结局则在意料之中，而当我们被作者带到这样的结局的时候，其实是心有不甘的，因为我们只是被给了一点甜，然后就迅速地来到了结尾：只用奖杯吃饭是没有办法真正成为冠军的。

具体分析个别故事，我们会看到第一人称的“我”的设置有时候还没有达到一种更贴合更自然的状态。《阿牙》就是这样，这个“我”处在一种无力的状态里，不会对情节等产生直接的推动作用，“我”是一个旁观者，为读者讲述他人的故事。这样的姿态虽然可以拉近读者，有一种亲近感，但在具体的行文中，当我们把“我”去掉的话，基本上不影响故事的完整性，故而显得很无力或者多余。

童话是紧贴着现实的飞翔，想象和现实如何达到更妥帖的糅合，这是一个有难度的话题。第一人称的“我”无疑给童话作家周锐带来更广阔的表达空间，糅合着周锐童话好读、有趣、有意味的特点，个别篇章里“我”的发挥没有达到最佳的效果，可能也是在所难免的现象。

短评

寻找属于自己的叙述

顾抒的《夜色玛奇莲》系列长篇小说讲述的是一个名叫毛豆的少女的故事，她在现实世界和兽的世界中来回穿行，为了寻找自己15岁生日那晚失踪的爸爸。毋庸置疑，这部小说具有鲜明的艺术个性：大量悬念的设置，灵动的想象，流畅的语言，离奇曲折的故事情节，挥洒自如的时空切换等等。读小说，我更感兴趣的是：在长达10季篇幅的小说中，作者的叙述是怎样在现实生活和兽的世界自由穿梭、游刃有余地展开的？

在我看来，《夜色玛奇莲》的前两季主要是以人物关系间的情感冲突为主线进行叙述的。具体来说，在前两季中，除去交代拉玛等人物的身份和铺展情节外，小说主要是围绕“我”、周小荷与于连之间的朦胧



好感，金芝、桂若弥与肖一行之间的“周旋”两个事件展开叙述的。在叙事形态上，它们采用的是青春小说中惯用的诸如“错位法”、“矛盾法”等叙述技巧。在第三季《毛豆邂逅看不见的朋友》中，作者对这种叙事方式进行了略微的调整：人物关系从朦胧爱恋转移到友情上，叙述的重心也逐步转移到拯救同学胡泊这一事件上来。这预示着作者在一步步寻找最佳的叙述方式。

在第四季《毛豆邂逅“多莉”读书会》中，小说的叙述进一步调整到以事件为中心。作者饶有兴致地讲述了DIG-E对老师、胡文静、沈少青的三次攻击，对这三次攻击的叙述由略到详，攻击的危害性也在逐渐增大，使得小说的叙述紧迫感逐渐增强。需要强调的是，这一叙述形式暗合了中国古代话本小说和章回体小说中“三”的叙事模式。同样，以事件为中心的叙事策略在第五、六季《毛豆邂逅“贝西”意大利餐厅》中也可以得到印证：这两

季是围绕毛豆、古雨茜、冬冬三人在“贝西”餐厅学厨艺展开叙述的。值得注意的是，在这两季里，作者有意地改变了前四季中以毛豆为主要叙述者的叙述策略，而是将叙述的任务分担给拉玛等其他人物共同完成，一个最大的变化就是在叙述的过程中穿插有其他的叙述声音，比如拉玛对朱里安讲述自己的身世、古雨茜讲述的女孩与星球的故事、乔尼讲述的“充满回忆的旧闻”等等。这种有意识的改变是作者尊重小说人物内心声音的一种体现，它丰富了小说叙事的多样性，是值得肯定的。

在第七季《毛豆邂逅致命的旅程》中，最为引人注目的便是叙述中融入了解构的因素。沈少青对世界上有兽的怀疑，认为乘客的消失和机场的缩短是“魔术”和“幻觉”，对爱丽丝岛诡异气氛的预感等等，极有可能瓦解兽的世界存在的合理性。这种解构性的叙述在第七季和接下来的第八季《毛豆邂逅米拉尔奇莲》中得到了强化，一个鲜明的例子就是毛豆和沈少青去拜访摄影师曼奇尼、裁缝罗西太太、医生莫里亚蒂三人后，三人对毛豆母亲安妮故事的讲述充满了悖论，各自的讲述存在着巨大的话语缝隙，甚至彼此之间相互矛盾，漏洞百出。这不禁让我想起斯继东在《收获》上发表的短篇《今夜无人入眠》，那个小说中对马拉行踪的讲述，各个叙述者之间存在着相互矛盾甚至消解的部分，与上文所述有着相似之处。在第九季《毛豆邂逅咪咪的玻璃屋》中，作者将之前倾心构造的兽的世界完全解构了，她让毛豆重回现实生活，然而，奶茶店的拉玛也不是那个捕兽人拉玛了，利安却成为医治毛豆的医生，现实世界与兽的世界里人物存在着巨大的失真和变形。正当我们沉浸在现实世界中毛豆病情好转的故事中时，小说又将这一切转入了兽的世界的叙述。可以说，现实世界与兽的世界的消解和转换，是对作者叙述能力最大的考验，而第十季《毛豆邂逅白色恶魔》中理顺前九季中残留的疑问和自然地收束全文，使得整部小说在建构、解构、重构中获得了持久的生命力，体现出作者高超的叙事能力。

顾抒在后记里毫不掩饰地流露出对毛豆的喜爱，尤其是赞赏她的“独立意识”和“行动力”，同样，我也喜欢毛豆身上那种略似堂吉珂德式的勇敢，明知自己能力不够却依然身体力行，对朋友的帮助和对父亲的寻找都是如此。而拉玛则是一个神秘的、具有独特人格魅力的捕兽人，他一次次在毛豆与兽交手时心甘情愿地保护着她，尤其是明知她每次召唤白色恶魔自己便会奉献出一年的生命，还是义无反顾地帮助她。不难看出，拉玛是一个在受损害中表现出强大生命力的强者，毛豆和他的性格有着某种相通之处。在这部小说中，安莉莉这一形象的塑造也非常成功，她活在金芝给她虚构的满足感和安全感之中，安莉莉的行为隐喻了一种活在他者中的日常生活常态，极具启发性。

应该说，在《夜色玛奇莲》中，顾抒一直在找寻属于自己的叙述方式，在叙事策略、叙事者、叙事结构、叙事节奏的调整和改变上，都可以看见她的点点努力。客观地说，在小说前两季，小说的叙事模式化痕迹较为明显，而从第四季开始，小说的叙事节奏逐步走向了多样和繁复，甚至在某些重要情节的叙述中，既能采用中国古代话本和章回体小说中以事件为中心的“三”的叙事模式，又融入了西方现代派小说中解构的要素，使得小说的后半部分的叙述更加摇曳多姿。寻找属于自己独特的叙述方式，对于一个优秀的小说家而言，无疑是一条长远而艰辛的路途，这也是我对顾抒今后创作最大的期待。



很久没有读到纪实小说了，最近几年满眼看到的，似乎是幻想文学居多，天马行空、五彩斑斓、汪洋恣肆，而眼前这本朴素不起眼的、被戏称为“封面像语文课本”的《一片小树林》，竟带给我一份异样的感动。

因为书中写了一个不同寻常的人物。杨瑞清，这部纪实小说的主人公，一个师范学校的优秀毕业生，不肯留在城里工作，写了请愿书要求到最偏僻的乡村去做一个村小教师，如果说，这种事发生在上个世纪80年代的中国尚不算太稀奇，那毕竟还是个充满理想主义氛围的时代，但是19岁的杨瑞清来到五里村小学，从普通教师到接过老校长的班，扎下根来，一做就是30年！中途并不是没有机会调去城里升官发展，竟也被他毅然放弃了。有人说他傻，是啊，当下社会聪明人太多了，人为财死鸟为食亡，追名逐利是大多数奋斗的动力，可是这位杨校长，心里只揣着一个理想，要办好一所如前辈教育家陶行知先生所说的“小而美”的中国农村小学！他怀着这个朴素而纯粹的理想，把一个只有15亩地、白墙黑瓦的一排平房，周围都是水稻田的村小，建设发展成为一个占地300多亩、20个班级、50多名教师、500多名学生、新校舍、体育馆、纪念馆、行知基地等现代化设施的气派

短讯

《像风儿般微笑》出版

高二女生卢梓仪用中英两种语言创作的《像风儿般微笑》于近日由现代出版社出版。诗集一共收录了卢梓仪近两年创作的新诗35首，内容丰富，有青春情愫的抒发，有校园生活感受的抒写，还有她对老师对朋友对大自然和生命的一些审视和感恩。诗集语言轻灵，意象新美，有些诗歌超越了少年的情怀和少年的思考，显示出作者开阔的视野和博览群书的素养。

卢梓仪现就读于北京十一学校，任“诗路花语”诗社社长，曾出版诗集《花开的声音》和散文集《一路阳光，一路花香》。

王一梅《一片小树林》：

这个世界拥抱理想

□汤锐

的新型农村小学，当年为了打制课桌椅而种下的小树林，今天则吸引了世界各地来参观的外国学生在这里漫步留影。

这是怎样的一人、怎样执著的情怀、怎样坚定的信念才能够做到！

《一片小树林》的作者王一梅，用质朴而流畅的文字，描绘了这位不同寻常的杨校长丰富而宽广的内心世界。作为一名教师，他怀有睿智和大爱，像呵护易碎的玻璃器皿一样呵护着那些质朴的农村孩子们的纯真和自尊，譬如用“奖励法”来引导那些有不良习惯的学生纠正错误行为，用“晚开花”的道理说服老师们取消损害学生自尊心的留级制度，从学生偶然的闯祸事件中细心发现其潜在的天赋并及时予以鼓励，对想要安慰苦命妈妈而偷拿茶缸的贫困女孩，他想尽办法避免让那幼小的自尊心受到打击。作为一名校长，他对著名教育家陶行知先生的教育理念有深入独到的研究，并且形成了自己的一整套办学方针，带领老师和学生们，因地制宜开展“知行合一”的教学方法，有条不紊地一点一滴实现“小而美”的办学理想。作为一个新时代的有理想有抱负的创业者，他执著于理想，脚踏实地，坚信“人生办一件大事来，做一件大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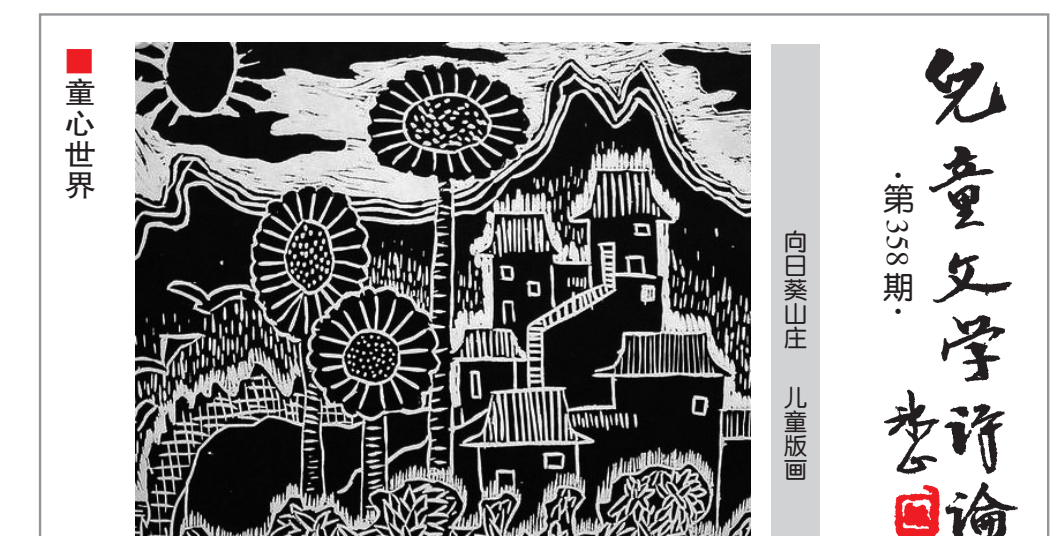
在整个中国社会都在反思教育问题的今天，在应试教育体制仍然占据主导地位的今天，“知行合一”的教育理念显得弥足珍贵。在不少学校困扰于行政化、逐利化和学术造假的今天，“小而美”的办学模式显得纯粹高尚，令人肃然起敬。在市场经济浪潮冲刷一切的时代，竟有人在偏远的乡村怀着远大的理想默默地办教育，不图名不为利，只为了办好一所“小而美”的学校，有多少人应该为之感动，又有多少人应该为之汗颜！我们的教育，我们的下一代，我们的社会，我们的国家和民族，正因为有

了杨校长这样的人而有了希望，有了前途。行知学校的那一片郁郁葱葱的小树林，正是这样一个百年树人的伟大事业的见证。

我非常欣赏这部小说的写作手法。首先，它出奇地好读，虽然全书并没有严谨缜密的故事情节，而只是一些松散关联的生活事件所组成，但是作者采用了一种独特的构思和叙述方式，利用一些小小的道具，有时候在上一章末尾和下一章开头之间，有时候在上下句或者上下段落之间，营造出近乎“顶针”或“接龙”的效果，使那些原本松散的故事情节、细节衔接得十分紧凑而又自然，尤其是从第一章直到第十八章，阅读起来一气呵成，行云流水一般。此外，小说中有许多生动诙谐的校园生活细节描写，几个农村儿童形象描绘得异常生动，颜海军、颜娟娟、朱大洲、杜斌斌、曲小琴、“江南七怪”、“蛤蟆回家路线图”……这些建立在大量扎实细致的采访基础上的描写，常常令人忍俊不禁。孩子们天真活泼的天性与杨校长老师们对教育方法的不断探索形成了引人深思的互动。

作者王一梅是一位成熟的儿童文学作家，虽然这部纪实小说的题材是记录一所村小的创业和发展历程，叙述一位杰出的小学校长的事迹，但是王一梅显然记得，她的读者对象主要是少年儿童。因此我们看到，作品有明确为小读者量身定做的特色——流畅的可读性、活泼的趣味、生动的细节。

最后来说一说《一片小树林》别具匠心的开篇。朱大洲，全书第一个出现的人物，在南京火车站的月台上重温朱自清的名篇《背影》，与他的母校恩师杨校长的背影相重合，有一种浓浓的怀旧感及父子般深厚的情愫，也托出了作者所要表达的心愿：师生如亲人，师恩重于天，愿这份浓浓的温暖能够在代代师生之间不断传递下去。



儿童文学评论
第338期
向口葵山庄
儿童版画